

花与梦

花雨原创最好的作家群

花与梦系列

085

夜明◎著

骗的就是你

被她耍得团团转，笑话也闹了不少，
这还嫌不够多，还硬要抢盟主夫人的宝座——

主編·珠雅



骗的就是你

◎夜明

武林盟盟主云在天跑遍江南想找个老婆
结果却碰到了一个女骗子。

还被她耍得团团转，笑话也闹了不少，
这还嫌不够多，

还硬要抢盟主夫人的宝座——

好吧，倒霉也得认了，

没办法，爱上了，也只能娶她做老婆了。

人生充满了莫名奇妙的机遇，

有时候，看在眼里的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与梦. 第2辑. 中/珠雅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 - 204 - 08337 - 7

I. 花... II. 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5870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花与梦 (第2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附1号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37 - 7/I · 1757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前言

田恬是我以前所写的一个武侠故事里的人物，一直觉得她挺有特点的，所以拿出来独立成篇。写完了以后却发现。男猪其实比女猪更另类，言情小说里的大多数男主角都是坚硬的，即使斯文也富有心计，而我们的男猪却不同，他温柔，善良，有一点懦弱，会哭，而且好像还挺爱哭。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他，真的是挺可爱的一个人，适合领回家去当老公。

我喜欢写那些缺点很多的人，完美在我的字典中从来都不存在，一个人只有有缺点才会像人，我们是写人的故事，人的悲欢，而不是神。

在这一点上，言情还是要比武侠好得多，武侠小说里的很多男猪，都强到让人想扒开他的皮肉看看里面流的是不是机油，太厉害了，就让人觉得假。

还是喜欢《恐怖宠物店》，妖艳的 D 伯爵，由此而受到启发，想写一个架构庞大的现代背景的故事，结果第一本就被当掉了，目前正在重新筹划中。

人真是奇怪，不断地和自己过不去。有时候拿着笔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但是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改不了，拿自己也没有办法。

1

云在天想找老婆了。

这在江湖中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。

少林方丈慧生大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找老婆可是一件慎重的事情，一个弄不好，就落到老衲这个下场了。”

云在天说在：“大师是因为勘不破情关，才决心踏出五行外、削发为僧的吗？”

慧生大师说：“唉，哪里是哟，云施主你是不知道，老衲年轻的时候，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一点都不在云施主之下。所以嘛，就有很多女人要往老衲身上贴，老衲心肠太软，哪个都不忍心拒绝，就全都娶喽。然后呢，这些老婆一个比一个凶悍，老衲跟哪个多说一句话都要挨揍，一气之下，就出家当和尚了。”

云在天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大师的意思是说，娶妻娶贤，万万不能因美色而忽略了德行。”

慧生大师歪着头看了他半天才说：“云施主，老衲的意思是说，娶老婆娶一个就够了，千万不要吃着盆里的还

骗的就是你

love me | page 002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望着锅里的。”

云在天无话可说了。

云在天想找老婆的消息在沐阳云家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云在天在云家虽然不是最杰出的孩子，他的大哥沐阳侯云映月、二哥骠骑大将军云之南都比他位高权重，但他绝对是最漂亮最可爱最听话的一个孩子。沐阳侯在私心里，是希望这个弟弟永远都不要找老婆的好，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这种事是人之常情，他作为一家之主，绝对没有立场从中阻挠，所以云映月想，既然要找老婆，就要找一个能任他摆布的，他可不要看着人偶一样俊秀的弟弟和女人卿卿我我的样子。

云之南很了解他的心思，常常偷骂他神经病，把他从各个分家献来的仕女图都丢进了火盆里。照云之南的想法，云在天是出了名的美少年，他想找老婆，什么样的达官贵人攀不上，最好能娶一位公主进门来，才算是为云家出一份力，光宗耀祖。

云映月就骂他是唯利是图的小人，连弟弟都想卖。

云之南冷笑着说，总比某个每天都要看弟弟画像才能入睡的变态好多了。

云映月恼羞成怒，说谁是变态，明明是你自己官迷疯。

云之南一怒之下扑了上去，两个人揪打成一团。

云在天由此知道，找老婆这种事要靠自己，家里人是千万不能指望的。

武林中的各大门派都想把自己的弟子嫁给云在天，不

管怎么说，能坐上武林盟主夫人宝座，都是一件最实惠最荣耀不过的事情，于是云在天的鞋子就因此而倒了大霉，一天之内，没有五六个女人踩上他的脚那才叫希奇。云在天一向养尊处优，吃穿住用都要靠凌哥打点，凌哥一直给他刷鞋刷鞋，刷得满肚子都是火气，就和云在天说：“三少爷，你发发慈悲吧，等不到你找到老婆，我就要累死了。”

云在天也有点不好意思，就哄凌哥说：“你先辛苦这一阵子，等我找到了老婆，这些事就得由她来做了。”

凌哥吭哧吭哧地刷着鞋说：“你净哄我，就算有了夫人，你又哪舍得不使唤我，再说，打小也惯了嘛。”

凌哥面貌生得极美，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带着点骄横的意味。这话传到外面侍卫的耳朵里，可是不得了，他再美也是个男人，云在天统领绿林七十二道，声震天下，怎么能学那些达官贵人养妾童蓄小厮，急急忙忙地找了武林盟的前辈来商量。

要说起来都是好心，大家也知道云在天确实该找个老婆了，可一时半会儿，又要到哪里去找个合适的人选？

云在天偶尔从议事大厅门前走过，就听到里面吵成一锅开水似的。

玉面金童贺兰玉说：“我妹妹才貌双全，文武出众，怎么就当不得盟主夫人？”

小达摩杨凡冷冷笑着说：“就你那个妹妹，武林盟中上下两千人，她睡过八百，却让盟主捡这种破鞋穿吗？”

贺兰山像是大怒，一时没了声音，只听到屋里碰碰的

过招声，然而边上却仍在吵闹不休，一个说：“我侄女是最合适不过的了，她从小就想嫁大侠，夜夜开了窗户守着，要能嫁给盟主，一定会举案齐眉，如敬天神一般哪！”

一个说：“我女儿美貌如花，保管盟主看上一眼就丢了三魂六魄。”

又一人说：“我大姨家的小姑的妹妹的表姐夫的三姨太的外甥女，那真是百里挑一的好人材，一定要让盟主过过目才是。”

云在天听得头昏目眩，心想找老婆这种事，原来靠人家也是不行的。

这世上有谁可以相信呢？大概也只有自己了。

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书房里，静坐了一会儿，眼前一会儿是贺兰山妖冶淫荡的妹妹，一会儿又是五虎断门刀燕左家的那个神经病侄女，额头上不知不觉就冒出了一头冷汗。

第二天清晨，凌哥进屋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发现桌上多了一张精美的信纸。

信的内容很简单，大意就是，对不起大家，我走了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，找老婆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凌哥拿着信哼了一声想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说的倒是好听，你又什么时候自己做过了。

云在天虽然武功盖世惊才绝艳，但自小也没经历过什么波折。云映月和云之南一接到消息，顿时就慌了手脚。一番斟酌之后，沐阳侯府与武林盟联手签下了自建盟一百

二十一年以来的第四道追缉令。

据深悉其中掌故的人说，追缉令一出，天下群雄为之俯首。因事关重大，一百二十一年来只签过三次。第一次是因九十四年前蹂躏良家女子无数的采花大盗。第二次是六十年前

的杀人毁尸狂魔。第三次就近年来时常出没的江洋大盗鸡犬不留，此人轻功绝妙，行踪诡异到了极点，却最终还是敌不过众人耳目，被绳之于法。

云在天何德何能，竟可以与这些大人物相提并论，在日后的武林盟志上，也算是一道异景了吧。

正在江湖上为武林盟主出走一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秦淮河畔的一家酒楼里来了一位年轻客人。这人穿了一件月白色苏缎长衫，面貌清俊绝俗，凤眼流光，玉齿珠唇，让人一眼望过去，就不觉心头微微一颤。

他也像是个不爱热闹的人，找了角落处的一张小桌子坐下了。点了几样小菜，和着茶水，慢酌慢饮。

酒店算是较为入流的，在座客人们全都衣饰光鲜，却不知为什么，只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安静温和的年轻人。他好像对此也没什么觉察，低着头，一味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店堂里难得地安静了一会儿，却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喧闹，哗然一声巨响，一人穿窗而入，在地上滚了几遭之后，爬起来正想跑，身后一声轻斥，一只玉白的手在窗棱上一搭，就见一人站到了桌面上。

人们正被这架式吓得心头砰砰直跳，再抬眼看过去，

那站在桌上的竟是个十七八岁的黑衣少女，腰束朱红色宝带，一头长及腰间的黑发也以红色缎带高高束起，越发衬得一张脸透明似白，两道剑眉斜飞入鬓，眼似秋夜里的寒灯一盏，眸光往哪个身上一扫，哪个就是一阵哆嗦。

她手中长剑唰地反指向那人，冷笑了一声，剑招似雷霆，那人惨叫着抱住头，连滚带爬地团到了桌子下面。她将长剑在桌前一扫，那人就鬼哭狼嚎地叫起来：“七少爷饶命……我再也不敢了，七少爷，你饶了我吧……”

那少女毫不动容地拿长剑抵在他咽喉上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，再给少爷我说一遍听听？”

那人吓得眼都直了：“我……我嘴贱，七少爷打我吧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一连说了几个我字，忽然提手辟辟啪啪抽了自己十几个耳光：“打你个不要脸的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你个有眼不识泰山的东西……”

那少女以眼角余光瞄着他，冷笑着说：“我这个人的脾气，你也应该听过一些，既然知道还敢惹我，就冲这份骨气，我也该给你留个念想是不是？”

她猛一提剑，自桌面上直插而下，那人蜷在桌下惨叫，只觉得寒气逼人。周身冷汗水洗似的淌下来，许久之后，他定睛一看，那柄长剑堪堪从他腋窝间穿过，连衣服都没损伤一分。

坐在角落处的年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少女，也不知道是被她的剑法、容貌还是气势所震慑，眼神都变得直勾勾的了。

少女回剑在手，看也不看那人一眼，纵身跃上窗子，转身就不见了踪影。

那人好半天才从桌下爬出来，腿脚都是软的，就有人笑着去扶他：“贺老三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居然去招惹那个魔星。”

那人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，一帮人都笑他：“惹了又怕成这个样子，整个一孬种。”

角落处的年轻人这才回过神来怔怔地看着手里的筷子，朱红色的漆身，立刻被什么所触动了，神色也变得有些异样。

他呆怔着，似乎听到有人轻咳了两声，略显迟钝地顺着声音看过去，见是一个衣衫轻浅的少年，面貌生得很清秀，眉目柔和，微微含着笑，唇边竟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
“兄台想什么想得这样入神？”他笑语盈盈，像是全不知情似的，却把那年轻人弄了个大红脸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

少年微笑着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本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，兄台却有什么好窘的。”他说着话在桌旁坐了下来，提起茶壶给那年轻人注上水。“不过，小弟也劝兄台一句，这位冷七少爷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攀得上的。”

那年轻人有些好奇：“怎么……会叫她冷七少爷，明明是个女孩子。”

少年摇了摇头：“她的闲话，兄台也看到了，可胡乱说不得。”

骗的就是你

love me | page 008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那年轻人更加奇怪了：“她究竟是什么出身，张狂成这个样子？”

少年看了看四周，压低了声音问：“江南冷家堡的名号，兄台没听过吗？”

年轻人点了点头：“自然听过，也是江湖中数得上的门派了，莫非这位姑娘——”

“不错。”少年笑了一下说，“她就冷家的子弟，行七，至于这个七少爷，却是另有典故在其中的。”

年轻人忍不住追问：“什么典故？”

少年却笑：“佛曰，不可说。”

年轻人呆了呆：“这位兄台却是拿我寻开心来了吗？”

少年轻叹：“兄台不要多心，小弟不说，是因为此事知情的，普天之下也只有两三个人若让她听到了，那还不疑到我身上来？”

年轻人奇道：“她又怎么会听到？”

少年看着他轻笑：“难道兄台就要一直束手旁观，不想去结识她嘛？既然结识了，男女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得，小弟自然是要被卖掉的。”

年轻人脸又有些红了：“我……我只是……哪里又能结识？”

“想结识，自然就能结识，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再骄傲的女子，也要盼着值得她敬爱也同样敬爱她的男人，兄台品貌如此不凡，难道就不想试一试？”

年轻人被他说得心头轻跳：“这个……萍水相逢，怎

么好上去攀谈？”

少年笑了：“我与兄台一见如故，这个忙，小弟自然是会帮的了。”

年轻人见这少年风度翩翩，柔和雅致，也不觉得生出了几分好感，拱了拱手说：“多谢兄台看重，在下姓……姓白，白书清，敢问兄台大名？”

少年笑着回礼：“小弟田恬，还望兄台多指教。”

“田兄太客气了。”白书清叫了小二过来，让他给田恬添上一副碗筷，“如果不嫌弃，就在我这边将就一下。”

田恬一笑：“我还怕白兄嫌弃我呢。只不过，为了白兄的终身大事，这些日子我是一定要叨扰了。”

白书清却不知此话从何说起：“为了我的终身大事？”

田恬略显古怪地笑起来：“有我在白兄身边，那冷七少爷自会送上门来，到时候，白兄想怎么样，不就可以怎样了嘛？”

白书清还是不明白：“难道田兄与那冷七少爷，有什么解不开的渊源？”

田恬哈地笑了一声：“白兄不自在了？放心放心，白兄如此人物，就算小弟想与你争，也是绝对争不过的，何况，小弟又没这个心思呢。”

白书清也不好再多问，两个人边吃边说，这才发现，这姓田的少年学识渊博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各地的人物风情更是了如指掌，越谈越是投机，一顿饭下来，几乎就

骗的就是你

要换贴拜把子了。

当夜就在客栈歇下了，那田恬一定要抢着付房钱。

白书清哪里肯依，说：“田兄是为了我的事在这里耽搁，又怎么能让田兄破费。”

田恬微沉了脸说：“白兄说话怎么这样见外，什么叫你的事，白兄的事，岂不就是小弟我的事。”

白书清心里感激，越发地不肯让他出钱。田恬争执不过，就说：“下次再不可这样了，我与白兄倾心相交，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白书清深觉这人轻财重义，言词轻灵，性情又十分雅致，心头更是倾慕。

转过天来田恬问白书清：“白兄到江南来是为游玩还是为办事？若是游玩，小弟倒可以为你做个好向导。”

白书清想了半天才说：“不瞒田兄，我……我是听说江南自古人杰地灵，所以……为了寻一位情投意合的女子，才到江南来的。”

田恬怔了一下，旋即笑起来：“好，白兄真是个妙人，如今眼中已有了合意的人选，大可放下心来了，我们只做那守株的猎人，等着她自己送上门来就是了。”

白书清更加纳闷：“她……田兄你……这到底是……”

田恬摇了摇手指：“有些话说穿了，可就没意思了，白兄第一次到江南来，就由小弟带你四处逛逛如何啊？”

白书清毕竟也不是个饶舌的人，见他卖关子不想说，也就不再追问，道了一声多谢，两个人就换上衣服出了

门。

江南风景之美，自古就有名诗为证，正所谓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此中景致，不要说亲眼所见，就是闭上眼睛想一想，也让人觉得心旷神怡。

白书清与田恬搭了一条小木船，他坐在船中，田恬站在船头，轻风徐来，衣衫飘舞，忍不住感叹：“难怪江南人物多风雅，此情此景，就算是遍体铜臭俗到了骨子里的人，也要沾上几分雅气了。”

田恬回过头来微微一笑：“白兄这话说得真在理，江南之所以人物迭出，也该和这雅丽的山水有莫大关联吧。”

白书清自幼被人教训惯了，长大了以后更与一般江湖人物打交道，言词间直来直往，谁也不给谁留颜面。头一次被人这么若有似无地捧着，句句话里夹着奉承，而这奉承又不愠不火，没有半分媚颜低俗的味道，一时之间，真是心情舒畅到了极点。

小船靠上岸，两个人沿着青石铺筑的小路走了一会儿，路上行人很多，两个人时时被挤到了路边的商铺里去。

田恬笑着说：“江南风景名胜多，这古董店也多得出奇，件件都是珍品，却又哪来的这么多珍品。”

白书清是世家子弟出身，对这些东西也粗通一些：“也不能这么说，像这鸡血石的印章，虽然说不上是珍奇，可也是比较难得的了。”

老板见来了两个识货的，急急忙忙拦住了他们：“两

骗的就是你

love me | page 012

位，两位，听您说话，也是个中行家，我这儿有件东西，您请移驾过来看看。”

田恬兴致颇高地看了白书清一眼，白书清一笑，也就跟着点了点头。

两人随老板进了屋里，见他打开橱锁，小心翼翼地从中捧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盒子，打开来一看，却是一尊色泽晦暗的小佛。

田恬一见眼就亮了：“这个东西？”

老板得意地微笑：“您看，您是明白人，一般俗客商贩，我也不拿给他们看。”

白书清毕竟在这方面没下过什么功夫，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田恬深吸了口气问老板：“东西虽然是好东西，但能看出好来的怕也少，你开个价，我听得合适，就拿走。”

老板也没迟疑：“不二价，一千两，公子既然看得上它，自然也知道我要的这个价高不高。”

田恬呆了半晌：“一千两，倒也算得上实在——”

老板说：“是嘛，我只看公子喜欢，才卖您个人情。”

田恬却笑了笑：“算了，叨扰你。”

拉着白书清想走，老板不禁啐了一声：“这怎么说的，看了半天，却不买了。”

白书清知道他是缺钱，一千两不是个小数目，但对白书清来说，却也算不得什么，挣脱了田恬的手说：“老板，这东西，替我们包起来吧。”

老板笑着应道：“我就说嘛，这样好的东西，怎么舍得错过。”

田恬有些急了：“白兄，这……我……”

白书清一笑：“这东西我也喜欢，田兄既然不想要了，就让给我如何？”

田恬怔了一下，哦了一声说：“这样啊——”神色间却颇有些遗憾。

白书清接过那精美的盒子，拉着田恬出了门，他却有些打不起精神来。

白书清歪着头看了他说：“说实话吧，田兄，我对古董并不十分在行，这东西到底好在哪里，还要请教你。”

田恬笑了笑说：“白兄知道一种叫黄石的奇石吗？”

白书清点了点头说：“听说是极贵重的。”

“是。”田恬说道：“要贵过黄金的价格数倍，最奇的是，这种石头坚硬如刚，普通刀器根本伤不了它，这尊小佛贵便贵在了这里，你说这么精细的做工。雕玉石瓷器也就算了，雕黄石，真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。”

白书清恍然大悟：“田兄果然是个中行家。”

田恬低着头不应声，忽然觉得手心一沉，抬头一看，白书清却冲他笑了：“正所谓宝剑赠英雄，如此奇物，跟着我也是糟蹋，倒不如让它跟了田兄这样的明白人。”

田恬大惊：“这怎么使得，白兄，我……”

白书清郑重地压了他的手：“田兄，我对你的人品十分仰慕，这点东西，也不成敬意，只当你我兄弟的见面礼就是。”

骗的就是你

love me | page 014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